

央视大戏同名小说

肖旭驰◎著

矿长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肖旭驰◎著

破长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矿长 / 肖旭驰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5

ISBN 978-7-5125-0016-7

I. 矿…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038号

矿 长

作 者 肖旭驰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何亚娟
策划编辑 周 燕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22.25 印张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16-7
定 价 3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楔子\5

第一章 安全为天\8

第二章 衣锦还乡\20

第三章 阴差阳错\35

第四章 风波乍起\53

第五章 以退为进\72

第六章 柳暗花明\85

第七章 明枪暗箭\101

第八章 祸不单行\117

第九章 晴天霹雳\135

第十章 欲速不达\148

第十一章 与虎谋皮\163

第十二章 无法无天\184

第十三章 噩梦成真\206

第十四章 有口难辩\224

第十五章 风云突变\241

第十六章 神秘失踪\260

第十七章 不白之冤\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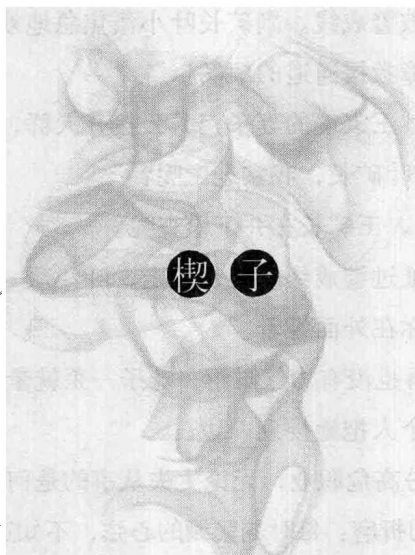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落井下石\303

第十九章 水落石出\320

第二十章 尘埃落定\336







苍翠的太行山山脉连绵起伏，势如鳞蚪。常说中国山河北雄南秀，太行山则是北雄的典型代表，八百里太行威武壮丽，崖多陡峭，一眼望过去，整个山脉几不可攀，裸露的岩石和翠色的植被交叉而上，层层叠出了太行的巍峨，如曹操《苦寒行》所言：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北雄风光，尽收太行一脉。

景色优美，可太行山脚下的大观煤矿的职工们此时却没有丝毫欣赏的心思——刚刚响起的警报，让整个大观煤矿乱成了一团。

一队刚出井的工人，满脸惶恐地向井下巷道张望着！就在前一分钟，他们刚刚从那里走出来。在鬼门关门口转了一圈，劫后余生的侥幸与恐慌还挂在他们的脸上。

大观煤矿的办公楼此时像一个蜂窝，嗡嗡来往的人正在找他们的主心骨——矿长王家瑞，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夹杂着各种不安的情绪：“井下出事了？”“赶快通知矿山救援队！”“快向市政府汇报！”“井下到底有多少人？”“王矿长呢，王矿长在哪里？！”……

还滞留在井下巷道里的矿工们早慌了神，手脚并用地朝逃生的方向奔去，矿工帽上惨白的灯光随着他们的身影摇晃投射，将本就杂乱的矿工身影照得更加零落。

井口外的警戒线里，围观的矿工和井下矿工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底



下生死未卜的是他们的兄弟、她们的亲人。

不时有人试图突破警戒线。副矿长叶小微焦急地劝了这个拉那个：“大家向后退，必须得保障救援通道的顺畅！”

得知出事的讯息，王家瑞的妻子卢秀云拨开人群，踉踉跄跄挤了过来，一把拉住叶小微问：“叶矿长，我家老王呢？”

“事故发生的时候，王矿长在井下检查呢。”

一听这话，秀云扯过警戒线就要往里走，叶小微一把拉住了她：“矿山救护队已经下去了，你在外面等着。”

秀云脸色苍白，再也没有力气辩解，身子一歪就晕倒了。叶小微一把扶住秀云，赶紧招呼几个人把她搀到一边。

煤矿职工家属是份高危职业，无论丈夫从事的是何工种。这种高危不是针对身体，而是心理的折磨：每时刻紧绷的心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断裂，甚至有人听到爆竹的声响都能彻夜难眠。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对她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信仰。

井下巷道里的矿工们的心里，个个都像吞了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挠心。矿长王家瑞，一边拉扯着站不稳当的矿工，一边大声喊着，试图让矿工们慌乱的情绪有一丝改观：“别乱跑，这边，往这边……”

他指令各班组尽快清查人数。但矿工们求生心切，哪还顾得上这个，急得王家瑞拽了这个跑那个的。

正闹得像一锅粥，王家瑞听见一个声音喊他：“老二，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清查人数，警察都抓你来了。赶紧走！”一扭头，看到一身便装的大哥王国瑞从矿工中间挤了进来，拉着他就要往外跑。

王家瑞本能地跟着大哥往外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走又放心不下家里，一边走一边哽咽：“哥，你……你照顾好妈。”

“快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王国瑞着急地推着弟弟，为他这个时候不该有的婆婆妈妈着急不已。

转身正要跑，突然一个矿工猛地抱住了王家瑞：“你是矿长，出了事要担责任的，你跑哪去？”

王家瑞发了狠，下死劲儿去掰那个矿工的手，却见越来越多的矿工朝自己拥来。

看着他跑远，矿工们捡起手所能及的物品朝王家瑞砸过来，王家瑞一边跑一边躲，猛一回头，却发现自己站在升降机里，快速下沉的升降机越来越快，通向永无尽头的井下，任凭王家瑞怎么拍打升降机的栅条，它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啊——”一声大叫，王家瑞猛然惊醒。是个恶梦，还好仅仅是个恶梦！

秀云端了杯子递给丈夫，又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被子问：“又做恶梦了？”

王家瑞没有搭腔，呼呼喘着粗气，咕噜噜将一杯水倒进胃里，这才觉得心里安稳了许多。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把杯子紧紧捏在手里。

“你看看你这个矿长当的，连个安生觉都没得睡。至于吗？这些年安全措施没少投入，都多久没出事了。”秀云心疼地埋怨着。

她打了一个哈欠，接着唠叨：“我说你要老这样，不如找找人，想办法换个单位，往别处挪挪，老这么提心吊胆，一惊一乍，连我都受了多少惊吓。”

“行了，等你当组织部长，你给我安排换单位。”

熄了灯，黑暗再次袭来，可王家瑞睡意全无，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一章

安全为天

煤矿，在外人看来，它与财富、事故几乎都是同义词。特别是近年来媒体的无数次关注，更让社会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放大了无数倍。而真正的煤矿是个什么模样，没有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过十年八年的人，根本就体会不了那种滋味。

身为一矿之长的王家瑞，他最深的感受就是自己的心就像悬在发丝上的一枚鸡蛋，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而那根头发丝，就是煤矿的安全！

为了让矿工们能把安全牢记在心，王家瑞让他们在衣柜里贴上家人的照片。这样的话，每次下井换工作服前，矿工们都能看到这些照片。为了家庭幸福，他们就得更加增强安全意识。

可是这样人性化的管理中，依旧免不了有人疏忽大意。矿工们日复一日地重复操作，很容易产生松懈心理。正如常言所说，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因为睡不着，王家瑞一大早就赶到了矿上。他换了下井的工作服，亲自到生产第一线检查。掘进机的轰鸣声让王家瑞的思绪异常清醒。只有把第一线看在眼里，他的心才能稍稍放下一点儿。

掘进队队长齐世平带着几个矿工正在工作，一回头的当儿，看到王家瑞站在旁边正看着他。跟齐世平一起作业的田本贵、黑皮、小三等几个矿工也看到了王家瑞。大家谁也没有和王家瑞打招呼，依旧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着。

王家瑞接着把测风点、瓦斯监测点都检查了一遍，并详细向技术员询问了具体的数据。这是他一贯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到一线例行检查，

给风量、瓦斯监控、现场操作……一处也不会放过。

升井后，王家瑞冲了个澡。他还是不大放心，寻思着找值班的副矿长叶小微问问今天矿上的情况。走到矿长值班室才发现，值班室里根本没人。王家瑞的火气一下子就蹿了上来：“值班矿长呢？”

闻讯而来的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脸涨得通红：“叶副矿长还没来，可能就快了。她从来没迟过到，今天是第一次。”

王家瑞不留情面地：“她没来不是你的责任，可你为什么不汇报啊？矿长值班室，允许脱岗吗？”

办公室人员小声解释着：“王矿长，我以为叶副矿长迟到不了几分钟，就想着等等看，过一会再汇报，没想到……”

“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等等看等等看，她要一天不来，你就一天不汇报？”

“对不起，王矿长，我错了。”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你这是当老好人，你错了吗？万一有事需要处理，谁来及时决定？也不想想，井下多少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头的顶梁柱，你行，你在这儿当老好人！”想起昨晚那个恶梦，王家瑞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

这办公人员二十来岁，长得也是文文弱弱，被王家瑞一连串的话给说得不敢再吭声了，低头看着地面。王家瑞一气儿说完了，心想叶小微并不是玩忽职守的人，今天出现这样的事故必定有原因，于是掏出手机拨了电话过去。

看他要打电话，那办公人员想证明自己并没有对此事视而不见，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说：“我给叶副矿长打过电话，没人接。”

话未说完，被王家瑞一眼瞪了回去。

电话嘟嘟地响着，果然叶小微没有接。

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实在是叶小微正跟丈夫因为离婚的事情掰扯不清。今天的她，倒像掉进了一锅粥里。

结婚这么多年，叶小微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被称为“丈夫”的侯海轩极端的自私和委琐。离婚也罢，这样的日子她也过得没什么意思——可是侯海轩

的离婚协议书却写得很过分，要求所有的财产都归他一人。自己一年二十多万的收入，到头来却被要求净身出户，这种事儿搁谁身上也觉得憋屈不是？

但侯海轩却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性。他知道叶小薇的性格，所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耗干着她所有的脾气，让叶小薇对此事的态度由气愤到无奈，最终麻木。

“痛快点，签字吧，早签早了。”侯海轩看着叶小薇，把在门口不肯让她出去。攥在手里的，正是叶小薇的手机。

一阵紧似一阵的铃声，让叶小薇再没有心思跟他扯皮这些：“你先把手机给我，矿上要么没事，有事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天算什么，侯海轩冷冷地看着叶小薇。他嘴角下撇，冷笑一声后手一松，手机“啪”地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叶小薇恼怒地盯着侯海轩，可是侯海轩一脸的无所谓，毫不示弱地也盯着叶小薇。

叶小薇气得脸色发白，直奔座机而去。刚拿起话筒要拨号，一抬头却愣住了，只见侯海轩手里提拎着电话线接头正得意洋洋地晃着。

恨恨地放下话筒，叶小薇觉得一种挫败感从骨子里涌了出来，她郁闷自己怎么会掉进这样的婚姻里来。

但侯海轩却无所谓，对于他而言，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联系不上叶小薇，王家瑞也是无可奈何。

他看着对面墙上那张写着“安全生产无事故1537天”的纸牌——这可是大观煤矿上上下下几千人拿责任心换来的。他实在不明白叶小薇今天的举动，他压抑不住脾气，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这不瞎扯吗，有事也得请个假呀，拿着工作开玩笑呢。”

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王矿长，市政府有通知，下午一点半，您和叶副矿长必须参加安全生产会议……”

王家瑞闻言，只得打电话给副矿长林维昌，让他给叶小薇换个班。

值班的工作暂时可以调换一下，但市政府的会却是必须要去开的。联系不上叶小薇，王家瑞只得让司机开车去市里，到叶小薇家里去看看。盘旋而

上的公路边，太行山移步换景，王家瑞却是一点欣赏的心思都没有。

到了叶小微家，王家瑞按了半天的门铃，却不见有人开门，正纳闷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谁啊”，王家瑞听这声音里明显带着不耐烦，嗓门也提高了两度：“我是王家瑞，找叶矿长去市政府开会。”

“她今天请假，哪都去不了。”侯海轩的声音再次隔着门递了过来。

正在这时候，门里又传来了叶小微的一声喊：“王矿长，您帮我报警……”话没说完，就没了声儿。

王家瑞吃了一惊，使劲儿地拍打着门，过了十几秒，侯海轩一把拉开了门对他说：“王矿长，您进来说话。”虽然嘴里这样说，侯海轩的手却下意识地挡了一下门。

王家瑞没理会，进门就问：“今天你值班，就是再有急事也得……”话没说完，他一眼瞥见了地上的手机碎片，估计两口子是闹矛盾了。他进也不是出也不是，只好没话找话：“好好的，怎么了这是？”

“我们在谈离婚的事。”侯海轩倒是毫不避讳。

“啊？那我在这里不方便，我去楼下等。”王家瑞有点吃惊，他觉得，虽然自己是叶小微的领导，但面对此事，还是回避好。说着王家瑞就要转身出去，侯海轩却一把拉他接到沙发上坐下来：“王矿长，既然来了，您给评评这个理。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哦，不，说错了，母鸡下蛋，公鸡打鸣，这天经地义吧？结婚这么多年，愣就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您说，我招谁惹谁了？”

“生孩子，这是两个人的事。”冷不丁听了这么一大篇，王家瑞觉得自己的出现很尴尬。

“检查过了，我一切正常，就是她的问题，先天缺陷。”侯海轩却不以为然，依旧拉着他絮叨个不停。

“这事，你们慢慢地好好谈，我在这儿真不方便。”王家瑞依旧想走，却被侯海轩再次拉住。

“既没做贼，又没偷人，没什么不方便。王矿长，您来得好，旁观者清，您说我们是不是该离。”

“清官难断家务事，小侯，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先让叶小微跟我去开会，这个是工作，其他的，你们选个合适的时间，再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

好聚好散，没必要弄得那么不愉快，行不行？”

侯海轩丝毫没有趁势下个台阶的意思：“我觉得今天这日子就很合适。”

叶小微对这种胡搅蛮缠看不下去了，起身就朝外走：“王矿长，别跟他废话，先去开会。”

侯海轩伸手去拽叶小微，被王家瑞拉住了，眼见闹得不善，但王家瑞秉性敦厚，还是想劝他们和为贵：“小侯，离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你们两家人的事，慢慢来，都再认真考虑考虑，好不好？”

说话的当口，叶小微已经走出了家门。

侯海轩顾不上理会别的，着急地冲叶小微喊：“喂，喂，你站住！”叶小微却头也不回地只顾加快了脚步。

王家瑞也紧跟着下了楼，上了车。司机刚把车开动，突然，侯海轩捏着离婚协议书挡在了车头。司机心里一惊，一脚刹车踩下去，王家瑞和叶小微全猛地向前一倾。

叶小微怒了，拉开车门下来：“侯海轩，你有完没完！”

“今天你不签字，就没完。”侯海轩站在车头前，斜着眼睛看她。

王家瑞赶紧下车，劝道：“叶矿长，你先上车。”

在领导兼同事面前将私事公诸于众，且闹到这步田地，叶小微觉得自己颜面无存，扭过头去不再说话。

走到车头，王家瑞劝道：“小侯，咱都是男人，遇事站高点，看远点，有什么回头再说，你看成不？”

侯海轩往车上一靠：“今天不签字就没商量。”

见侯海轩这么不讲理，王家瑞心里也窝了火：“你们的家务事，本来我不应该掺和，不应该多嘴，但你要这么固执，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今天你可做得不好。”

“您说，您随便说，我洗耳恭听。”

“今天我们矿上本来是叶小微值班。你也知道，我们煤矿是高危行业，副矿长值班竟然脱岗，搁什么时候这都是不允许出现的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矿长值班室没人，说严重点，万一井下生产有个什么突发情况，决断不及时，你想想，多少条人命？没出事，那是违纪，出事了，那就是

犯罪！”

“你们煤矿的事我管不着，犯罪也是她犯罪。”

“小侯，我们煤矿工作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把维护职工生命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作为煤矿家属，不管家庭有什么矛盾，你都不能影响叶小微的工作。”

“别跟我说这个，这种口号，你开大会、跟领导汇报工作时再说吧。”

绕来说去，侯海轩死活就是不买账。叶小微了解他，开口道：“王矿长，您别浪费口水了，这种人油盐不进，不懂人事！”

“嘿，叶小微你给我听着，老一辈人说，只有祖宗缺德才会断子绝孙，我们侯家可没做过亏心事，你们叶家，呸，母鸡不下蛋，别连累我们侯家。”

王家瑞听他说话这么难听，连忙制止：“哎，小侯！”

这些话，像一枚枚钢钉扎在叶小微心头！忍了这么久，她着实恼了，冲向前去：“侯海轩，你让不让路？”

“嘿嘿嘿，你还怎么着，要动手打人？”

王家瑞赶紧拦住叶小微：“你别激化矛盾，到车上去。”

叶小微拨开了王家瑞，冷笑一声：“侯海轩，不就是全部家产归你吗？亏你是个男人！拿过来，把协议拿过来，我签字！”

侯海轩乐得都笑成一朵花了：“早干吗去了你。”说着，就把离婚协议递到夹在自己和叶小微之间的王家瑞手上，让他转交。

叶小微从挎包里找出一支笔，拧开笔帽，准备签字。

这份所谓的离婚协议书其实很简单，一张纸上写了寥寥几条，一眼扫过去尽收眼底，无非是全部家产和权利归侯海轩，义务和责任归叶小微。

王家瑞生怕自己看错了，又仔细而又快速地瞅了一遍。越看，眉毛拧得越紧：“小侯，叶小微的收入比你可要高很多。这离婚分家产，你一个男人不说照顾女人，多分给她一点，怎么着也应该是一人一半吧？”

“她拖累了我，这是我应该得到的补偿。”

叶小微生怕侯海轩再说出什么难听话来，将自己仅剩的一点点尊严贬损得一无是处，她只想速战速决，不管这代价是什么：“王矿长，我不在乎，你把协议给我。”

侯海轩一听，赶紧补充：“你给她，她都不在乎，赶紧让她签字。”

“你们要分要离不关我的事，我也管不着，但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说。你们离婚可以，离婚条件得公平。”

“她同意了，就说明这条件很公平。”侯海轩怕节外生枝，作势就要抢过去那纸协议书。

叶小微不愿意再让这场闹剧继续下去，这样只会让她更难堪，于是从王家瑞手上抢过协议摆在车头就开始签字。

王家瑞却觉得叶小微这样净身出户非常不妥，一个女人离了婚，又没了房子，身边总得有点钱傍身才是。他觉得侯海轩这样的离婚条件有点欺人太甚，就想制止叶小微，把这件事情再缓一缓。想到这儿，王家瑞伸手就去拿那张离婚协议书，叶小微使劲按住只想快签快了——她生怕再晚一秒钟，自己不争气的眼泪就会掉落下来。

“唰”一下，离婚协议被撕成了两半。

眼看到手的协议书又泡了汤，侯海轩急眼了，冲上去抓住王家瑞的衣领：“嗨，你他妈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侯海轩你干吗，你赶紧松手。”叶小微冲向前就去掰侯海轩的手，“你松手，你重新打印一份，我保证签字！”

“好啊你，吃里爬外，还挠我！”这个时候，侯海轩居然又想起叶小微是自己的妻子了，里外分得很清楚。

手上吃疼，侯海轩松开了揪着王家瑞的手，一拳头就朝叶小微打过去，挥了一半，被王家瑞一把抓住手腕。

“小侯，你是个男人吗？”

侯海轩恼羞成怒：“关你屁事，全是你他妈瞎搅合！告诉你，不签字，你们的车别想走，今天这会你们开不了。”

侯海轩一边说着，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伸手就在王家瑞脸上挠了一把。王家瑞没提防，脸上被挠出了几道血痕。

占了便宜的侯海轩还得寸进尺，一拳头又砸了过来。

王家瑞一把抓住了侯海轩砸过来的拳头，稍微一用劲，侯海轩痛得龇牙咧嘴。

可侯海轩倒驴不倒架，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嘴却没闲着：“你……你他妈还打人？！”

“侯海轩，你别跟我来硬的。年轻时我挖过五年煤，要论打架，你这体格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们要去开会，就不多陪你了。”

说完，王家瑞松开侯海轩，招呼叶小微上车。

侯海轩还不死心，瞅王家瑞不备，一头就要撞过去，王家瑞一转身，一腿独立膝盖弯屈向前一送，侯海轩正撞在膝盖上，摔倒在地。

侯海轩知道自己不是王家瑞的对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上车离去。他忿忿不平地朝汽车的背影吐了一口口水：“我跟你没完！”

从上车到走进市政府会议室，王家瑞和叶小微谁也没有说话。

主持会议的是炎泽市李副市长，话题依旧是安全问题，类似的会议每年开得不少。每逢这个场合，也是炎泽市各大国营民营的煤矿矿长聚集最齐的时候。

唯一不同的是，散会后炎泽最大的民营矿矿长张志军却将王家瑞拉到一边，言下之意是想高薪请他过去到自己的矿上当矿长，王家瑞几句戏言打发过去了，可是张志军却不死心，让司机开车一路追到了王家。

得知张志军的来意，秀云大喜过望，一边泡茶一边说：“您太瞧得起我们家这位了。他值那么多钱吗？”

张志军从沙发上略一欠身接过水，笑着说：“哎哟，弟妹啊，不是我说你，你严重低估了王矿长的价值。你知道吗，每天晚上躺在你身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是一座金山。”

秀云满心欢喜，听了这话很是中意：“您可真会说。”

“这不是我会说，这是事实。没见电视上天天说吗，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得人才者得天下。”

王家瑞听不下去了，~~要是再这样说上一下~~不会久，不用张志军再说什么，秀云都得先开口劝他换工作。~~于是赶紧打断他~~：“张总，请喝茶，我一个挖煤工出身的人，算不上什么人才。”

“王矿长，要论煤矿管理，~~您是专家~~我跟您不一样，我是运气好，赶上了党的好政策，稀里糊涂就发了点小财。可是对于煤矿管理，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很多东西不懂。您就当帮帮我，我也不会让你白忙活对不对？”

“谢谢您的厚爱，您也知道，我们大观煤矿几千口人，我也不能说走就

走啊。”王家瑞依旧拒绝。

秀云会错了意，以为王家瑞这样说是为了再争取更好的待遇，赶紧帮腔说：“张总，确实也是。我们家这位啊，没别的，就是有责任心。不管在哪干，一心一意就想把工作抓好。”

王家瑞明白了秀云的意思，但又不想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她，就想把她支开：“你去买点菜吧。”

秀云知道，丈夫一根筋的毛病又犯上了。她不甘心放弃这么好的赚钱机会，装作不明白答了句：“刚买回来。”

张志军不依不饶，接着劝道：“王矿长，这年头都是市场经济，您就去我那吧。您是不是嫌待遇不好？”

“确实不是钱的事。”

“这么的吧，年薪还是那个数，翻一倍。每年只要不出事，我给您年终奖不少于十万。您看我诚意够不够？”

秀云一阵暗喜，嗓门也高了：“家瑞，我看张总真是够意思，你别辜负了张总的好意。”

王家瑞脸色一板，看了秀云一眼。

秀云知道王家瑞埋怨自己插嘴，她知道，这个时候自己最好知趣一点，不要再留下来，于是不甘心起身，叮嘱道：“人家张总这是看得起你，你好好考虑考虑。”

接着，张志军又是一番劝说，都被王家瑞不漏一丝口风地给拒绝了。

送走了张志军后，王家瑞夫妻二人却因此事起了争执。面对这么丰厚的薪水，秀云怎么可能不动心——这年头，谁会嫌钱多？秀云就不明白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到王家瑞这儿死活就说不明白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秀云动员了全家和自己统一战线，甚至让女儿王莉莉也充当了说客。

提起女儿，王家瑞真是头大。他不明白，现在的孩子怎么一个个的好吃懒做——你听听看，她们脑瓜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想法，莉莉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多挣钱有什么不好，你挣多了，我将来就不用那么辛苦做事了呗。”听听，能不让人头疼吗？